

1918年元月，27岁的胡洪骅发表了第一首白话诗。胡某按祖籍是我的安徽同乡，出生在上海浦东。这首诗写的是北京。

“车子！车子！”车来如飞。客看车夫，忽然心中酸悲。客问车夫：“今年几岁？拉车拉了多少时？”车夫答客：“今年十六，拉过三年车了，你老别多疑。”客告车夫：“你年纪太小，我不能坐你车，我坐你车，我心中惨凄。”车夫告客：“我半日没有生意，又寒又饥，你老的好心肠，饱不了我的饿肚皮，我年纪小拉车，警察还不管，你老又是谁？”客人点头上车，说：“拉到内务部西！”

本诗出名不在诗意的表达，而是显示了早期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。作为乘客，诗人不忍心坐十六岁人力车夫拉的车；但是不坐这辆车，车夫就要饥寒交迫。最后诗人只能上车。诗人坐在车上的样子，说不定是欠着身子，想减轻一点重量呢。

一切好的文学，都因为先有某种小东西刺痛了作者，作者寝食难安，才想着如何组织事实与语言，建立隐喻系统，层层叠叠写出尖锐而又不乏温度的文章，打动未经此事的读者。类似的同情与尴尬，许多人都经历过，因而，此诗在一段时间获得了广泛的赞誉。后来，有人说，同情下层劳苦大众，却不能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，这种同情是廉价的、无意义的；只有唤醒他们彻底改变社会制度，才是真的帮助他们。

一位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，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，能对16岁的小车夫表示同情，已经跨越了阶级和阶层，你让他发动车夫组建工会？

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软弱的。小时候听老师讲此时的文学，不断重复这句话，直到今天，知识分子是软弱的这个判断还像一把锈死了的锁，挂在我的心门之上。

事隔一百多年，这个判断依然成立。

2025年10月28日夜，我和几位师友聚会，酒饮微醺，散场时，走向停车处，有个代驾小哥热情迎上来。他穿着得体，干净，骑着小电驴，笑吟吟骗腿下车。向我讨要车钥匙，打开汽车后备箱，铺一层灰蓝色的布，蹲身折叠好车子，两手平端起车轮，轻轻放上垫布，合上后盖，伸长右臂，掌心向上，“哥，请上车”，一气呵成。

我坐在副驾上，夸他动作利索。车子从花园驶出来，在霓虹闪烁的大街上奔驰。上

高架，下高架，不知何时，我睡着了。

大约半小时工夫，车子开到了我的小区。

代驾小哥没有人力车夫之苦，不过，每次叫来代驾，他将人和车送到目的地，自个儿怎么回去的，人们很少过问。从浦东到浦西，有时能挣一两百元，钱越多，路就越长，外面是风是雨，他独自承担。有时也客气地问一句，要不要歇会？他们说，歇，要骑到酒店门口歇啊。

开车半小时，赚个小百元，算是轻省的活。天气好的晚上，熟悉了地形，路上处处都可能遇到生意。比起胡先生笔下的人力车夫，代驾小哥轮不到我来同情。

大家生活都过好了，不用累得脖子上青筋直跳，不用一滴汗摔八瓣，这是好事。

代驾小哥在平台注册，有时也直接撞生意，譬如碰到我。才下得楼来，还来不及从平台上呼叫，他活生生出现在面前，我选择了他，安全到家，扫码付款，他免了被平台提成，我按照里程支付，多好。

知识分子除了软弱，还单纯轻信、缺心眼。微醺之后，我见到的是大同世界，哪里知道代驾小哥弯弯绕的心思。

10月29日凌晨醒来，习惯性拿起手机看了一下，两点多钟。有点口渴，起来喝水。刷一下手机，发现28日22点31分56秒，我支付了代驾费910元。

嗨——刚才昏头了，多按了一个零。

只记得他开车的样子，记不起他停车的样子。

算了，明天再说。

次日清晨起来，认真查了一下支付过程。没有平台介入，是我用微信扫码支付的，只能向微信投诉。截图，发送。微信回复已受理，并说如果已报案，请附上报案材料。

也给代驾小哥发了一条微信，微信法则：双方不是好友，在对方回复之前，仅可以发送一条微信给对方。我略一斟酌，发了一条信息：抱歉，昨晚酒醉，多付款了，麻烦按照规矩退回。并留下联系方式。

我没指望他能回复。如果他守规矩，昨晚就不会收下这笔钱；如果他不守规矩，在没有实际约束的情况下，他不可能被几句话说动。但我还是怀了一点期盼，一点对人性的试探。

没想到三小时后，对方回复了：“你没有喝醉，很清醒。你连续付了三次，我说错了，多了。你还对我说脏话。这是给我的辛苦费。我一直恳请你，钱付多了不对。不收还骂我。现在又反过来让我退钱，

R

月光城 随笔

冯渊

人力车夫与代驾小哥

好意思吗？”（原文如此）

人在酒后说一些大话也不是完全不可能，让我如此豪横，除非昨晚有巨大的惊喜，可是昨天晚上并未发生令我十分得意之事，面对这位面目不清的小哥，我有什么理由对他如此大方？最近没有温习胡博士的《人力车夫》，十里洋场也没有发生体力劳动者被欺凌的凄惨故事。他不接收馈赠我居然破口大骂，我是爱老怜贫，还是直接就爱上了他？

车里装了摄像头，摄像头只对外不对内。不过有录音。将存储卡放在电脑里播放，划拉到22点半前后，声音轻微，对方说多少钱，我就支付了，没有其他交流。

他说谎，说得有鼻子有眼。消费记录显示是一次性支付，他说我连续付了三次，是说我支付了三笔费用，还是说我按了三次密码才支付成功呢？录音轻微，听不明白，没有张扬的嚷嚷声。

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中间机构做担保，唯一的证据是我的支付记录。他如果足够胆大，甚至根本不用回复我的短信。

他还是回复了，也许他也有点害怕，在试探我的能耐？

人心在未确定的事实面前，是瞬息万变的。他想匿起这笔钱，我想要回这笔钱，我们都会开动脑筋，用力撕扯。如果要掰扯道理，双方都能讲出很多，且信誓旦旦。这是人类才有的本领。动物可能是直接撕咬，如果一方消失在密林里，剩下这一只，也只能靠在树下叹息，人类稍微好一点，我此刻还能“倚南窗以寄傲”。

想起故乡一则关于铁靴的传说：乾隆末年，甲乙两姓因为土地归属发生争执。县令以红炉煅铁靴，称敢穿者得地，其中一方上前履靴，保住了土地。

当时读到这个故事，心凛凛的，双脚踩进去，皮肉瞬间烤熟，谁有这样的勇气？肉体凡胎，谁能抵挡烧红的铁块？另外，县令这主意也不合法呀。

不过，这个故事之所以几百年来流传，一定是因为诚信太稀缺，谎言太饱满。能忠于信念并坚持做正确的事，真的需要有面对烧红铁靴的勇气。我们在很多场合发誓，扪心自问，多少誓言经得起铁靴的检验？《大学》开篇就说要正心诚意、格物致知，方能修齐治平。

端正诚恳的心思，估计是世间最难的事。有多少蝇头小利、中利、暴利，让人

迷失了心意，最后不能“明德”，自然不能抵达“至善”之境，这世间纷纷扰扰，根本原因就在此。

嗨，想什么呢？这就是读书人的臭脾气，钱是讨要不回来的，那就借此观察一下人性吧。没有必要驳斥他的谎言，他藏在人海深处随时消失，像一条小鱼吐了一个气泡，我能顺着气泡找到深水里的鱼儿？

我想了想，还是回复他：请退回多付的资费，否则报案。

如我所料，小鱼儿回到了大海深处，再无声息。

他一定受过义务教育，能写出这样的短信，比一百年前的人力车夫强了很多。胡博士遇到的车夫是典型的弱势群体，在冷风中等待客人时瑟瑟发抖。今天，代驾小哥的回复让我轻微发抖——无端损失一笔钱，令人懊丧，还要被他嘲笑一通，更是心头火起。

如果是从平台上约车，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平台会处理。

如果再多按一个零，金额够大，可以报案。

现在的情况不尴不尬，我身上充分显示出小知识分子软弱无用。

转念一想，朗朗乾坤，这种破事真没个说理的地方不成？前不久有类似的新闻，误付资费的男生为此自杀身亡，成为社会热点，一直到现在，那个司机还是没有主动退费、道歉。

我是不是比那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有办法一点？于是联系了一位派出所所长。

他倒是立即回复：消费纠纷报案没用，向消协投诉吧。

打通了消协电话，记录了我的诉求，没有下文。

真遇到事，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哪怕是面对人力车夫、代驾小哥，平日里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体面的人类，称呼对方是引车卖浆者之流，可是自己也并非“士大夫之族”啊，最后落得被对方嘲骂，也是活该。

外求不得，遂内省：事情因自己疏忽而起，不通过平台直接让代驾上车，能平安回家且车子无损，已是幸事。

一百年前，胡博士有资格同情比他弱小的车夫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保持了足够的尊严体面。一百年后，代驾小哥看了我“报案”短信肯定会嗤之以鼻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时代的进步，至少代驾小哥的身份、地位、收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这是值得庆幸的。